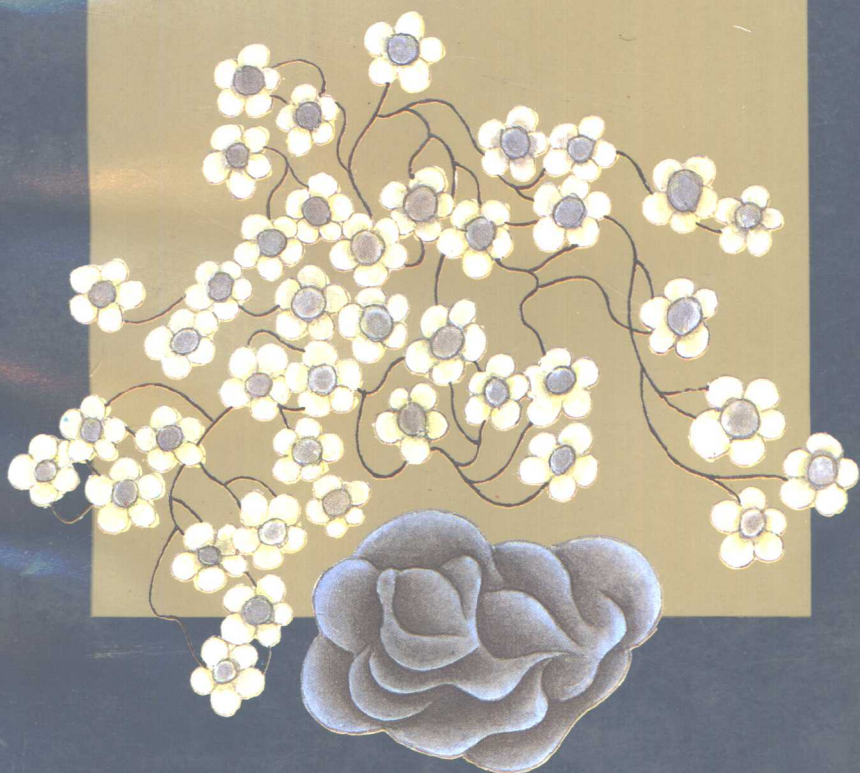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名家 經典散文選

◎ 向弓 主編

○ 四川文藝出版社





名家

經典散文選

◎ 向弓 主編

◎ 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

登录号 830489

书号 I266
K44 5

1993

成都



00512665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唐宋元 吴 鸿

封面设计:任兆祥

版面设计:李 军

书 名	名家经典散文选	定价:8.50 元
编 者	本社编选	ISBN7-5411-0920-7/I·850
1992 年 9 月	第一版	1993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
开本 850×1168mm	1/32	印数 15,201—35,200 册
印张 13.875		字数 440 千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		(成都盐道街 3 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		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出版 说明

本书荟萃我国“五四”以来不同时期 103 位名作家散文创作的精品。

在选编中，我们特别注意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堪称范文的作用，目的是想为读者朋友阅读和欣赏提供茂林佳卉，为探究和学习散文创作的朋友提供借镜。

我国是散文的泱泱大国，散文传统源远流长。我们拟陆续编选续集，将更多的美文奉献给广大读者，为积累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竭尽绵薄之力。

目 录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丁 玲:不算情书	1
巴 金:废园外·怀念萧珊	7
方 敬:童年	19
方志敏:清贫	22
王 蒙:苏州赋	24
王统照:芦沟晓月	27
丰子恺:初冬浴日漫感	30
冯 至: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	32
冯亦代:向日葵	36
冯骥才:珍珠鸟	39
艾 芜:克钦山道中	41
龙应台:中国人,你为什么不生气	44
叶绍钧:春联儿	47
台静农:记波外翁	50
冰 心:寄给父亲·一个最充满了力量的汉字	56
老 舍:想北平	65
朱 湘:江行的晨暮	68
朱 德:母亲的回忆	70
朱自清:背影	74
孙 犁:采蒲台的苇·亡人逸事	76
刘心武:人情似纸	82
刘半农:窗纸(外一章)	84
刘白羽:长江三日	86
许地山:万物之母	93

成仿吾:江南的春讯.....	95
何 为:第二次考试.....	99
何其芳:独语	102
丽 尼:黄昏之献	104
阿 英:新年试笔	106
张 炜:绿色遥思	108
张 洁:拣麦穗	114
张抗抗:橄榄	118
张承志:静夜功课	124
张爱玲:私语	127
杨 绛:冒险记幸	137
杨 朔:茶花赋	144
庐 隐:雷峰塔下	147
陆 蠡:竹刀	149
陆文夫:快乐的死亡	154
李广田:回声	156
李大钊:五峰游记	160
李劫人:嘉游杂忆	162
沈从文:鸭窠围的夜	167
严文井:一个低音变奏	173
陈白尘:战士的葬仪	177
陈学昭:山是青的云是白的	181
陈独秀:本志罪案之答辩书	184
余光中:记忆像铁轨一样长	186
余秋雨:古堰沉思录	193
吴伯萧:菜园小记	198
吴组缃:泰山风光	201
吴泰昌:有星和无星的夜	216
苏雪林:山窗读画记	223
汪曾祺:桃花源记	226
邹韬奋:我的母亲	230
度 名:茶铺	234

林 非: 再见, 山内一惠小姐	238
林语堂: 记纽约钓鱼	243
茅 盾: 风景谈	246
宗 璞: 紫藤萝瀑布	250
司马中原: 握一把苍凉	252
郁达夫: 灯蛾埋葬之夜	254
周作人: 乌篷船	258
郑振铎: 宴之趣	260
季羡林: 黄昏	264
洛 夫: 一朵午荷	268
柯 灵: 在西湖——抗战结束那一天	272
胡 适: 我的母亲	276
俞平伯: 眠月	280
姚雪垠: 惠泉吃茶记	284
施蛰存: 驮马	288
姜德明: 守门老人	291
郭 风: 暗窗札记	295
郭沫若: 月蚀	298
秦 牧: 社稷坛抒情	307
唐 弢: 记郁达夫	312
夏 衍: 甲子谈鼠	316
铁 凝: 我有过一只小蟹	319
袁 鹰: 岚山花雪	323
贾平凹: 商州又录	327
徐志摩: 泰山日出	340
徐懋庸: 母亲	342
聂绀弩: 给战死者	347
钱钟书: 窗	351
萧 红: 失眠之夜	354
萧 乾: 往事三瞥	357
黄 裳: 秦淮拾梦记	363
黄秋耘: 雾失楼台	368

黄药眠:祖国山川颂	376
梁实秋:雅舍	382
梁晓声:普通人	385
曹聚仁:节操	392
鲁迅:阿长与《山海经》	394
傅雷:傅雷家书	398
蒋子龙:精卫的震撼	402
靳以:红烛	406
碧野:我怀念的是牛	408
蔡元培: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	413
缪崇群:缀	420
臧克家:老哥哥	422
寒先艾:茅店塾师	426
魏巍:我的老师	430
瞿秋白:扼腕的狱中日记	435

不算情书

丁

玲

我这两天都心不离开你，都想着你。我以为你今天会来，又以为会接到你的信，但是到现在五点半钟了，这证明了我的失望。

我近来的确是换了一个人，这个我应该告诉你，我还是喜欢什么都告诉你，把你当一个我最靠得住的朋友，你自然高兴我这样，我知道你“永远”不会离弃我的，因为我们是太好，我们的相互的理解和默契，是超过了我们的说话，超过了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地位，其实我不告诉你，你也知道，你已经感觉到，你当然高兴我能变，能够变得好一点，不过也许你觉得我是在对你冷淡了，你或者会有点不是你愿意承认的些微的难过。就是这个使得你不敢在我面前任意说话，使你常常想从我这里逃掉。你是希望能同我痛痛快快谈一次天的，我也希望我们把什么都说出，你当然是更愿意听我的意见的，所以我无妨在这里多说一点我自己，和你。但是我希望得听你详细的回答。

好些人都说我：我知道有许多人背地里把我作谈话的资料的时候是这样批评，他们不会有好的批评的，他们一定总以为丁玲是一个浪漫（这完全是骂人的意思）的人，以为是好用感情（与热情不同）的人，是一个把男女关系看做有趣和随便（是撒烂污意思）的人；然而我自己知道，从我的心上，在过去的历史中，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，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，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（注意：并不是那末机械的可怕的说法）欲念，我曾把许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这里过，我也把极小的极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，我痛苦了好几年，我总是压制我。我用梦幻做过安慰，梦幻也

使我的血沸腾，使我只想跳，只想捶打什么，我不扯谎，我应该告诉你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（可怜我在过去几年中，我是多么只想告诉你而不能），这个男人是你，是叫着“××”的男人。也许你不会十分相信我这些话，觉得说过了火，不过我可以向你再加解释；易加说我的那句话有一部分理由，别人爱我，我不会怎样的，蓬子说我冷酷，也是对的。我真的从不鄙视别人的感情，所以我们过去的有许多事我们不必说它，我们只说我和也频的关系。我不否认，我是爱他的，不过我们开始，那时我们真太小，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，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，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。我们什么也不怕，也不想，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，夜里抱着一块睡，我们常常在笑里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。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，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。到后来，大半年过去了，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，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，当然我们好笑这些，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，一直到后来看到你，使我不能离开他的，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，一直到后来，使我同你断绝，宁肯让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头，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，和也频逐渐对于我的热爱——可怕的男性的热爱，总之，后来不必多说它，虽说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对他好起来，总之，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，我没有不安过，我没有幻想过，我没有苦痛过。然而对于你，真真是追求，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，就是说“我爱你”！你不难想着我的过去，我曾有过的疯狂，你想，我的眼睛，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，我的手，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，我的接吻……。我想过，我想过（我到现在才不愿骗自己说出老实话）同你到上海去，我想过同你到日本去，我做过那样的幻想。假使不是也频我一定走了。假使你是另外的一付性格，像也频那样的人，你能够更鼓励我一点，说不定我也许走了。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，为什么不想获得我？你走了，我们在上海又遇着，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为一种幻想，我感到我不能离开也频，我感到你没有勇气，不过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，一直到你离开杭州，你可以回想，我都是一样态度，一种愿意属于你的态度，一种把你看得最愿信托的人看，我对你几多坦白，几多顺从，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，你又走了，我没有因为隔离便冷淡下我对你的情感，我觉得每天在一早醒来，那些伴着鸟声来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，是使我几多觉得幸福的事，每每当我不得不因为也频而将你的来信烧去时，我

心中填满的也还是满足，我只要想着这世界上有那末一个人，我爱着他，而他爱着我，虽说不见面，我也觉得是快乐，是有生活的勇气，是有活下去的必要的。而且我也痛苦过，这里面不缺少矛盾，我常常想你，我常常感到不够，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，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。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，你的手放在我心上。我尤其当有着月亮的夜晚，我在那些大树的林中走着，我睡在石栏上从叶子中去望着星星，我的心跑到很远很远，一种完全空的境界，那里只有你的幻影，“唉，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，我要见他，只要一分钟就够了。”这种念头常常抓住我，唉，××！为什么你不来一趟，你是爱我的，你不必赖，你没有从我这里跑开过一次，然而你，你没有勇气和热情，你没来，没有在我要你的时候来，你来得迟了一点，你来得在我愿意不见你了的时候。所以只给了你一个不愉快的陈迹。从这时起，我们形式上一天一天的远了。你难过过，你又愿意忘记我，你同另外的女人好了。我呢，我仍旧不变，我对你取着绝对的相信，我还是想你，忍着一切，多少次只想再给你一封信，多少次只想我们再相见，可是忍耐过去了。我总以为你还是爱我的，我永远是爱着你，依靠着你，我想着你爱我，不断的，你一定关心我得厉害，我就更高兴，更想向上，更感觉得不孤单，更感觉得充实而愿意好好做人下去，这些话我同你说说过，同昭说过，同乃超也说过，你不十分注意，他们也不理解，可是我是真的这样生活了几年，只有蓬子知道我不扯谎，我过去同他说到这上面，讲到我的几年的隐忍在心头的痛苦，讲到你给我的永生的不可磨灭的难堪。后来我们又遇着了，自然，我们终会碰在一块儿，我们的确永远都要在一块儿的，你没有理我，每次我们的遇见，你都在我的心上投下了一块巨石，使我有几天不安，而且不仅是遇见，每次当也频出去，预知了他又要见着你时，我仿佛也就不安的又站在你的面前了。我不愿扰乱你，我也不愿扰乱也频，我不愿因为我是女人，我来用爱情扰乱别人的工作，我还是愿意我一人吃苦，所以在这一期间是没有人可以看到我的心境的。一直到最近的前一些日子，在北四川路看到你，看到你昂然的从我身后大踏步的跑到我的前面去，你不理我，你把我当一个不相识者，你把我当一个不足道者的那样子，使我的心为你的后影剧烈的跳着，又为你的态度伤心着，我恨你，我常常气愤的想：“哼，你以为我还在爱你吗？”但是我永远不介意你所给我的不尊敬，我最会原谅你，我只想在马路上再一次看见你，看你怎么样，而且我常常在你住的那一带跑起来。你总是那末不睬我的，实际上，假如我不愿离

开你们，我又得常常和你见面，这事非常使我不如意，我只好好好的向你做一次解释，希望你把我当一个男人，不要以为我还会和你麻烦（就是说爱你），我们现在纯粹是同志，过去的一切不讲它，我们像一般的同志们那样亲热和自然，不要不理我，使我们不方便。我当然解释得很好，实际上是须要这样解释，而且我也已经习惯了忍耐的，所以结果是很好。然而我始终是爱着你，每次和你谈后，我就更快乐，更有着要生的需要，只想怎么好好做人。每次到恨自己的时候，到觉得一切都无希望的时候，只要你一来，我又觉得那些想像太好笑了，我又要做人，到现在我有这样的稳定，我的无聊的那些空想头，几至完全没有了，实在是因为有你给我的勇气，××！只有你，只有你的对我的希望，和对于我的个人的计划，一种向正确路上去的计划，是在我有最大的帮助的。这都是些不可否认的历史。我说我的最近吧。

我已经是比较有理性有克制的人，然而我对你还是有欲望，我还是做梦，梦想到我们的生活怎么能连系在一起。想着我们在一张桌上写文章，在一张椅上读书，在一块做事，我们可以随便谈什么；比同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，更真实些，我们因为我们的相爱而更有精神起来，更努力起来，我们对人生更不放松了。我连最小的地方也想到了，想到你的头发一定可以洗干净（因为有好几次都看到你的头脏），想到你的脾气一定可以好起来，而你对同志间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来，我觉得你有些地方是难于使人了解的态度，当然我能了解你那些。而我呢，我一定勤快，因为你喜欢我那样，我一定要有理性，因为你喜欢我那样，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好的人，一点小事都不放松，都向着你最喜欢我的那末做去，当然我不是说我是因为一个男人才肯好好的活，然而事实一定是那样，因为有了你，我能更好的做人，我确是可以更好点是无疑的。而且这决不是坏的事，不过，这好像还是些梦想，我觉得不知为什么我们总不能连系起来，总不能像一般人平凡的生活下去，这平凡就是你所说的健全。所以我总是常常要对你说，希望你能更爱我一点就好。所以我常常有点难过，我不知应该怎样来对你说出我新有的梦幻。这是，我最近的过去是这样的，一直到写信以前都这样。

而我现在呢，我稍稍有点变更，因为我看见你那末无主意，我愿意……——我不想苦恼人。我愿意我们都平平静静的生活，都做事，不再做清谈了。……

这封信本来预备写得很长，可是今天在见你之后，心绪又乱了起

来，我不能续下去了。有许多话觉得不愿说下去了，觉得这信也不必给你，我真是一个不中用的人，希望你能干，你强，这样我可以惭愧，可以痛苦，可以什么都不管，可以只知好好做人了。勉励我，像我所期望于你的那样，帮助我，因为我的心总是向上的。我这时心乱得很。好，祝你好，我永远的朋友！

八月十一日（一九三一年）

压了两天，终于想还是寄给你的好。这没有说完的一半话，就是说，我改变了，你既是喜欢的，你就不要以为我对你冷淡而心里难过，又对我疏远起来。那是要几多使我灰心的！帮助我，使我好好的做人。希望你今天会来。

十三日上午

一夜来，人总不能睡好；时时从梦中醒来，醒来也还是像在梦中，充满了的甜蜜，不知有多少东西在心中汹涌，只想能够告诉人一些什么，只想能够大声的笑，只想做一点什么天真、愚蠢的动作，然而又都不愿意，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，因为这里是满占据着你的影子，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，还有你的爱，我们的爱情，这只有我们两人能够深深体会的好的，没有俗气的爱情！我望着墙，白的，我望着天空，蓝的，我望着冥冥中，浮动尘埃，然而这些东西都因为你，因为我们的爱而变得多么亲切于我了呵！今天是一个好天气，比昨天还好，像三月里的天气一样。我想到，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，不倦的走去，不倦的谈话，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，或者比那个更好，然而，不能够，你为事缠着，你一定有事，我呢，我不敢再扰你，用大的力将自己压住在这椅上，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，因为我想我能好好写文章，你会更快乐些，可是文章写不下去，心远远飞走了，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，和你紧紧抱在一起，身子也为幸福浮着，……

本来我有许多话要讲给你听，要告诉你许多关于我们的话，可是，我又不愿写下去，等着那一天到来，到我可以又长长的躺在你身边，你抱着我的时候，我们再尽情的说我们的，深埋在心中，永世也无从消灭的我们的爱情吧。……

我要告诉你的而且我要你爱我的！

你的“德娃利斯”

一月五日(一九三二年)

这不算情书。

废

园

外

巴

金

晚饭后出去散步，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。

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，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。在一个角落里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，旁边是一座毁了的书房的空架子。屋瓦全震落了，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的悬在架子上。

我看看花，花开得正好，大的花瓣，长的绿叶。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。我想，一个星期前，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，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。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，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。

但是现在窗没有了，楼房快要倾塌了。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。花还在盛开。倘使花能够讲话，它们会告诉我，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，年轻的，中年的。是的，年轻的面颜，可是，如今永远消失了。因为花要告诉我的不止这个，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。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。不到一刻钟的功夫，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。

我望着园子，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。废墟么？不，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。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，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。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陈家三小姐，刚才挖出来。”我回头看，没有人。这句话还是几天前，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。

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，不过不是在这里，是在另一面，就是在楼房的后边。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，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，我记不

起了，躺着三具尸首，是用草席盖着的。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，腿上全是泥土，随便一看，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。人们还在那里挖掘。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，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，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，对着那具尸体发愣。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罢。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：“陈家三小姐，刚才挖出来。”以后从另一个人的口里我知道了这个防空洞的悲惨故事。

一只带泥的腿，一个少女的生命。我不认识这位小姐，我甚至没有见过她的面颜。但是望着一园花树，想到关闭在这个园子里的寂寞的青春，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搔着似地痛起来。连这个安静的地方，连这个渺小的生命，也不为那些太阳旗的空中武士所宽容。两颗炸弹带走了年轻人的渴望。炸弹毁坏了一切，甚至这个寂寞的生存中的微弱的希望。这样地逃出囚笼，这个少女是永远见不到园外的广大世界了。

花随着风摇头，好像在叹息。它们看不见那个熟习的窗前的面庞，一定感到寂寞而悲戚罢。

但是一座楼隔在它们和防空洞的中间，使它们看不见一个少女被窒息的惨剧，使它们看不见带泥的腿。这我却是看见了。关于这我将怎样向人们诉说呢？

夜色降下来，园子渐渐地隐没在黑暗里。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黑暗。但是花摇头的姿态还是看得见的。周围没有别的人，寂寞的感觉突然侵袭到我的身上来。为什么这样静？为什么不出现一个人来听我愤慨地讲述那个少女的故事？难道我是在梦里？

脸颊上一点冷，一滴湿。我仰头看，落雨了。这不是梦。我不能长久立在大雨中。我应该回家了。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，屋里到处都漏雨。

怀念萧珊

巴

金

—

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。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那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，一切都是乱糟糟的，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，一个人坐在书桌前，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。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：有感情无处倾吐时，我经常求助于纸笔。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，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，却写不出一句话。我痛苦地想，难道给关了几年的“牛棚”，真的就变成“牛”了？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，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。我索性放下笔，什么也不写了。

六年过去了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，但我还是活下来了，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，脑子也并不糊涂，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。最近我经常去龙华火葬场，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。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。同样地奏着哀乐，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，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。我记起了《家》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好像珩死了，也是一个不祥的鬼。”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，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！我没有流眼泪，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。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，